

北京百家佛寺寻踪

善无畏 邬育伟 著



新华出版社

北京百家佛寺寻踪

张其成



善无畏 邬育伟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百家佛寺寻踪 / 善无畏 邬育伟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011-9796-5

I. ①北… II. ①善… ②邬… III. ①佛教—寺庙—
史料—北京市 IV. ①B947.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7633号

北京百家佛寺寻踪

作 者: 善无畏 邬育伟

摄 影: 金刚智 田亚硕

责任编辑: 贾允河

装帧设计: 文道思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6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12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796-5

定 价: 58.00元

北京寺庙寻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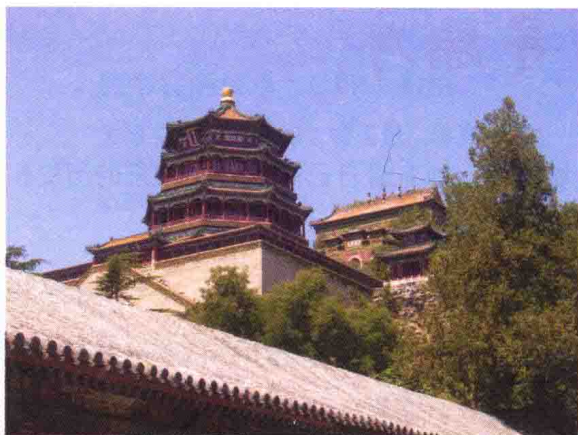
北京，中国的首都，作为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城首都，他有着自己辉煌而又厚重的历史！而在北京的历史古迹中，寺庙占有极大的比例，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

我们踏古寻踪，走遍京城，开始寻访北京的寺庙，从一而十，从十而甲子，不觉中认识到北京佛教寺庙文化的恢弘。北京的寺庙最昌盛时达到千余家，但时至今日，不仅尚存的只剩了百余家，而且也没有一本详细记载其传承来历的编目，而在这些残存的寺庙中，除需要被用作旅游用途的寺庙外，其中又有不少将很快又会淹没在京城建设的洪流中。更听闻一名外国女士骑着自行车在作北京寺庙考，听后不觉羞愧，作为堂堂炎黄子孙，中国的文化又岂需洋人为我整理，北京的寺庙踪迹又岂无国人可以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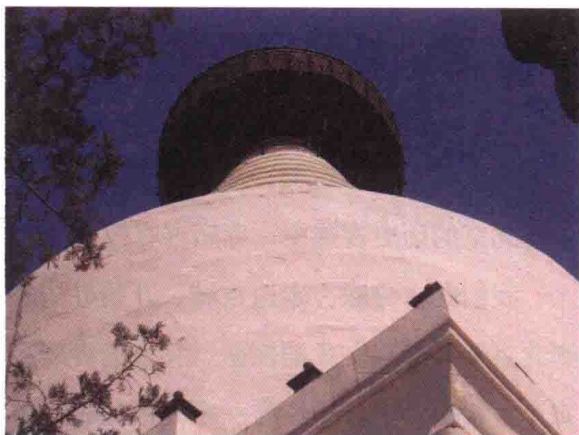
带着这种心境，我与志同道合者祈愿踏访北京的百家寺庙，编撰一本北京寺庙的踪迹史籍，不求为她，只求为中国佛教历史的文化留下一笔尚存的记忆；只求在北京的善行苦旅中再添一丝慰藉的细痕。其实写这本书，更是出于对自己两年寻访北京从善之路的一种珍贵留念。



通州燃灯塔前飞雁



颐和园佛香阁与智慧海



妙应寺白塔



昌平大法华寺银山塔林



房山云居寺舍利塔

两年里，在困难时，有师长的提携和爱护；在落寞时，有知己的陪伴和呵护；在病痛中，有同事的关怀和照顾；在绝望时，有好友的支撑和鼓励。回看走过的路，留下的影，其中有多少是在坎坷崎岖道路上留下的美好回忆；又有多少是在甜酸苦辣中共同经历的愉悦心情，在风雨飘摇中心心相印的痛快淋漓；甚至于多少离别割舍时的愁怅思绪，以及爱别离苦时的无尽感伤！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中华文化灿烂辉煌！

善无畏 于上海宝兰轩
二〇〇八年六月

前言

——北京的佛寺

北京的佛寺无论是存在的数量，还是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据传潭柘寺始建于西晋（265—317），当时还没有形成现在的北京城，但北京城的雏形燕、蓟之地均已建城。东魏元象元年（538）幽州刺史尉长蓂舍宅兴建的尉使君寺是目前所知有具体创建年代和可靠史实的北京地区最早兴建的一座佛寺。隋唐时期，北京城有佛寺历史记载的有云居寺静琬刻经，隋炀帝萧皇后施绢千匹资助；唐太宗征讨朝鲜回国，在幽州建和平寺、悯忠寺；武则天敕建大云寺。在唐代，北京建寺近百座，幽州城区有寺庙近20座，著名者如悯忠寺、宝集寺、崇效寺、胜果寺、天王寺等。唐朝形成了幽州城区、房山白带山与今天津市蓟县盘山呈三足鼎立的佛教寺院集中分布态势。



唐悯忠寺遗址

辽代开始，北京正式建都，称南京，从此开始了佛寺在帝王推动下的逐渐兴盛。据《契丹国志》记载辽代燕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辽圣宗、道宗都亲自参加佛教活动，并形成了辽“八大水院”等一系列佛寺，此时禅宗十分盛行。

金代，北京是金中都，在金熙宗、世宗主持下寺庙兴建出现了两次高潮，所建寺院规模更加宏大，新建寺院有大庆寿寺、万寿寺、圣安寺、大觉寺等。



元大圣寿万安寺白塔

元代，北京称为大都，由于元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尊奉藏传佛教的活佛为帝师，登基时还要从帝师受戒，在位时都要兴建几座寺庙纳福，所以，元大都兴建的藏传佛教寺庙数十座，如忽必烈建大圣寿万安寺（今妙应寺）、元成宗建大天寿万宁寺、元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和大承华普庆寺、元仁宗建新华普庆寺、元文宗建大承天护国寺等。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和尚出身，永乐皇帝朱棣又是在名僧姚广孝辅佐下夺取了大明江山，首都北迁北京后，明皇室中以永乐帝、孝定皇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帝王嫔妃十分推崇佛教，所以寺庙建造更加兴盛，加之明朝宦官建寺修来世成风，所以明代北京建起了真觉寺、大慈恩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慈寿寺、法海寺等，北京城的寺院数量达到了千余所。

及至清朝，入北京城的开国皇帝顺治相传出家为僧，此后康熙、雍正、乾隆均信佛参寺，使得北京城的佛寺更加繁荣兴盛。清《乾隆京城全图》中北京城标有胡同1400条，但内外城寺庙却标有1207座，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寺庙，其中仅供奉观音为主的观音庵有87处、白衣庵21处，总共就有108处，居众庙之首。这个数目还没有计算清代大量散布在北京城郊的佛家寺庵。



觉生寺永乐大钟楼

民国时期，北京对寺庙共进行过三次调查登记。1930年全北京共登记有各类寺庙1734处，1936年为1135处，1941年降为783处，其原因是不少寺庙年久失修或被改为民居。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九月出版的《北平庙宇通检》中，有史实记录可查的寺庙共计949家。上述统计的寺庙数目中包括有道教、儒教和祠、坛等非佛教宗教场所，但其中佛寺数量均占绝大多数，故至1949年解放时，北京的佛寺应该存有五百家左右。

北京的佛寺之所以能保持如此大的数量，长盛不衰，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其一，中原王朝的三次“灭佛”均没有波及幽州地区。唐武宗“灭佛”，幽州处于河北藩镇割据，对此诏令没有认真执行，反而促使关中、河东等地的僧人纷纷拥入幽州避难。五代周世宗再度“灭佛”，当时的燕云十六州已割让给契丹（辽国），故不在后周管辖下，又使大量中原僧人逃往幽州。三次灭佛非但没有使北京的佛寺遭到打击，反而使大量的佛教人士流入北京，兴盛了北京的佛教。其二，北京作为首都，帝王将相长住其间，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追求精神文明，特别是通过信佛参寺来表达对今世的祝福和来世的祈愿。上至皇帝、太后、贵妃，下至达官贵人，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后代子嗣的太监宦官而言，建寺信佛可求为来世积福，更可以以此圈地建起宏大的生后墓园，故而修建寺庙十分兴盛流行。其三，北京作为首都，处于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佛寺的兴盛不仅可以帮助帝王加强政治外交，也可以从文化上教育奴役平民百姓。而全国的经济活动均集中指向北京，所以北京有很多官场和商场上的不义之财也促使当事人为求心理平安，将大量金钱用来投资建寺，



皇家帝苑永安寺

倡导慈善事业。此外，北京城地处北方，气候干燥，木构建筑容易保存，而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又齐聚首都，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北京建筑和保存佛寺，使得北京城的许多佛寺得以传世不灭。

北京佛寺对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传承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上，清朝时期，雍正皇帝用嵩祝寺、智珠寺和法海寺来安置蒙古章嘉呼图克图；乾隆皇帝通过建造西黄寺、宗镜大昭等接待来访的达赖、班禅

等诸位活佛，以此稳固拉拢与的感情，巩固了对西藏、蒙古等边远地区的统治。经济上，由于中国的商业并不发达，北京佛寺庙会就起到了搞活经济，促进商业交流和推动娱乐发展的作用。据民国初年统计，北京城内及郊区共有庙会36处，其中土地庙、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花市集、海王村公园、东岳庙合称“七大庙会”，最热闹的要数东城隆福寺庙会和西城护国寺庙会，并形成了“东庙”和“西庙”之说。文化上，北京佛寺有其建筑风格的演化，也有宗教内核的变迁。北京的佛寺是汉、藏佛教兼容并存的，在宗派归属上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据《松漠纪闻》载：“（金中都）燕京兰若（寺庙）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宗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金代末年，律宗与禅宗易位，禅宗大盛。但至元、清两代，藏传佛教受到帝王推崇，喇嘛教盛行。至清中后期，净土宗兴起，汉传佛寺往往成为禅



西山八大处与佛牙舍利塔

净合一的寺院。据1928年统计，北平城有宗派可查的佛寺408所，禅宗的五大宗派均有一席之地，其中临济宗最盛，以249所占首位；贤首宗61所；南山律宗45所；法相宗6所；其余还有其他各种流派。

解放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北京佛寺的破坏十分严重，佛寺的数量锐减，及至“文革”结束，大多数的佛寺已破败不堪，只剩残垣断壁。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人文方面的进步促使国人逐步重视对北京佛寺的重修和保护。但由于文化的断代缺失，世人对北京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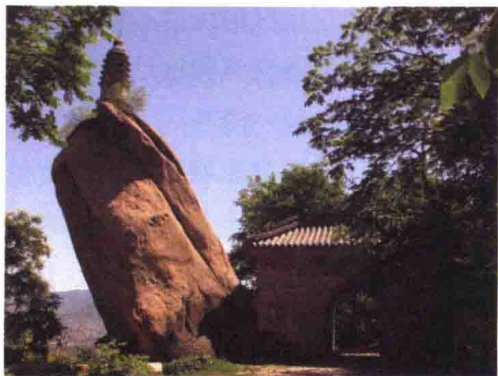
寺的历史和人文价值仍知之甚少，现今能够在北京找到遗迹的佛寺约在二百家左右，但也有更多的佛寺正随着土地的利用开发，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不久的将来其中的许多佛寺将会无迹可考。

为了及时地保存历史，定格住北京佛寺的现有面貌，我们历时四年，完成了这本《北京百家佛寺寻踪》一书。本书立志于搜集有关北京最著名的百家佛寺的相关史籍文本，通过走访见闻，在史料上以求其全，在建筑上以求其实，在书写中以求其趣，将各家佛寺的历史传承，民俗故事以及现有风貌一一记录在案，特别是通过实地拍摄的照片将百家佛寺在2006年至2010年间的形态固化下来，以求百年后，仍有一本档案式的书籍可供后人寻找当年这些佛寺的蛛丝马迹。

全书共记录了北京市的一百家佛教寺庵，其中寺庵96所，加上雍和宫、西天梵境、宗镜大昭和万佛堂四家，合计为百家。在百家佛寺的检索中，以括号方式记录的是这些佛寺的惯用俗称以方便查询，无括号方式合并记录的则有三家，分别是智珠



夕照寺金台夕照殿



黄普寺金刚石上塔

寺、恩慕寺和翠微山龙泉寺，这些寺庙因与所记寺庙密不可分故而一并以记之。此外，还记有佛寺所属的三家洞窟，分别是宝珠洞、宏业洞和孔水洞。此外虽然北京佛寺中佛塔众多，但考虑到主线为寺故将诸佛塔均以寺为单位加以记叙，不再另列名称目录。

在行政区划上，北京的百家佛寺涵盖了北京现有的18个区县，每个区县至少一家，多者如海淀区达18家。区县的顺序以北京紫禁城为中心，呈逆时针方向排列。北京内城共记录佛寺36家；外城共记录佛寺64家，两项合计一百家，依次是：

东城区12家，西城区24家，以上内城36家；朝阳区2家，海淀区18家，石景山区12家，丰台区2家，门头沟区7家，房山区8家，大兴区1家，通州区1家，顺义区1家，平谷区2家，密云区3家，怀柔区2家，昌平区3家，延庆县2家，以上外城64家。为求快速检索佛寺，本书还以笔画与拼音两种方式编列了检索目录，其中也包括了对百寺中一些带有俗称的佛寺名和著名胜迹名，可以帮助您尽快找到所了解的佛寺。

为求趣味性，同时也为补齐各家篇幅，在本书中结合北京佛寺的相关内容，特意书写了近30篇百纳文，其中包括佛教文化和杂谈，这些百纳文不仅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解读佛寺史实文化的线索，也可以增长佛教知识与见闻。

本书共计16万余字，收藏有实地拍摄的照片近五百幅，所有照片均为亲自走访实地拍摄，其中凝聚着不少的心血与汗水。这些照片都出自原创，仅有数张如“乾隆皇帝像”这样的辅助性资料照片除外。

本书的史实资料尽可能地博采众家之长，引用转述书籍38本。由于本书本着记录北京佛寺历史之目的，并无赢利之意，所以对引述的相关内容在此一并对历朝历代的诸位作者致以敬谢之意，相信对于大家而言，这本身也是一桩功德所在。

希望这本《北京百家佛寺寻踪》能够带领您进入北京城数千年的佛教历史之中，体会到北京历朝历代与佛寺相关的人与物的悲欢离合，享受到中国都城佛教文化的辉煌与荣耀，也期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在此浮躁的时代，既有知识更有文化，不忘记中国数千年文明的伟大遗产，更应延续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中华民族之精、气与魂，牢记历史，传承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开创中国的万年盛世！



普济寺治山胜境

二〇一〇年七月
于上海宝兰轩



目录

CONTENTS

北京寺庙寻踪序	1	天宁寺	48
前 言	1	报国寺	51
智化寺	1	长椿寺	53
普度寺	3	圣安寺	55
普胜寺	5	宝应寺	56
雍和宫	6	崇效寺	57
柏林寺	9	慈悲庵	58
嵩祝寺	11	隆安寺	59
通教寺	13	夕照寺	60
隆福寺	15	法华寺	62
护国寺	16	白衣庵	63
圣祚隆长寺	18	西黄寺	64
宝禅寺	19	延寿寺	66
广济寺	20	定慧寺	68
妙应寺	22	大慧寺	69
圆广寺	25	万寿寺	71
广化寺	26	觉生寺	74
大藏龙华寺	29	真觉寺	78
永安寺	30	法华寺	82
阐福寺	32	十方普觉寺	83
西天梵境	34	恩佑寺·恩慕寺	85
福佑寺	36	慈寿寺	86
万寿兴隆寺	37	龙泉寺(凤凰岭)	88
拈花寺	38	黄普寺	90
从容庵	39	金山寺	91
保安寺	42	大觉寺	92
法源寺	43	正觉寺	95



目录

CONTENTS

大报恩延寿寺	96	法象寺	163
碧云寺	99	常乐寺	165
宗镜大昭	104	铁瓦寺	167
香山寺	106	万佛堂	168
法海寺	108	灵鹫禅寺	170
承恩寺	112	白水寺	172
双泉寺	114	灵言寺	173
慈善寺	116	佑胜教寺	174
长安寺	119	开元寺	177
灵光寺	120	常兴寺	178
三山庵	122	云岩禅寺	179
大悲寺	123	龙泉寺（白龙潭）	180
龙泉庵	124	云峰禅寺	181
香界寺	126	普济寺	182
证果寺	128	红螺寺	184
崇国寺	130	凤翔寺	186
万佛延寿寺	131	和平寺	188
庆寿寺	132	延寿寺	190
灵严寺	133	法华禅寺	192
双林寺	135	灵照寺	195
潭柘寺	136	金刚寺	197
戒台寺	143	后 记	199
灵岳寺	148	附录：行政区划检索	200
栖隐寺	150	百纳文检索	205
西峰寺	152	拼音检索	207
云居寺	154	笔画检索	209
兜率寺	162	参考资料	211

智化寺

明代称“报恩智化寺”、“智化禅寺”，位于东城区朝阳门内禄米仓胡同5号。

智化寺始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为司礼监太监王振为感念皇恩所建。《明史—王振传》：王振“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明英宗被黜，王振被抄家灭族，但因寺系敕建，不曾籍没。当明英宗在“夺门之变”复位后，于明天顺元年（1457）敕赐名为“智化禅寺”，并为其立功德碑，在寺内为王振立“旌忠祠”塑像祠祀。明天顺六年（1462）又赐藏经一部，经橱二座。清乾隆七年（1742），因御史沈廷芳奏请乾隆，毁王振像及碑，纯为佛寺。



智化寺山门

智化寺虽为明代司礼太监王振自建的家庙，但规模宏大，外观壮丽，供奉法物精美。全寺分左、中、右三路，房屋数百间，目前保留下来的仅是南北轴线上的山门、钟鼓楼、智化门、智化殿、万佛阁、大悲堂。虽经历代多次维修，但寺内主要建筑的构架、斗拱、彩画仍保持明代风格。智化寺正殿后为如来殿，相传上层四壁木龕内所供佛像共9999尊，只有加上最大的如来佛才满一万，取义为“万字不到头”，故称“万佛阁”，又称如来佛殿。万佛阁的藻井和彩画是明代中期作品，藻井在20世纪30年代被寺僧盗卖，现存美国费城纳尔逊博物馆，十分精美。

智化寺内现有两座无字碑，本记有《敕赐智化禅寺之记》《敕建智化禅寺报恩碑》。清乾隆七年（1742），因御史沈廷芳奏请毁掉智化寺王振像及将两碑言语磨去。清乾隆朝章湖太守庄铨曾写古诗《无题》，诗中有云：“此寺人凭吊，前朝事渺茫。两碑俱没字，万佛自

回廊。遗像今消歇，层楼断废荒。子孙忘法守，先见服高皇。”

智化寺作为明代建筑艺术群，北京的明代建筑一般



智化寺如来殿万佛阁



智化寺智化门

以单体为多，但智化寺竟聚集了8座明代木构建筑，且非常罕见的使用了黑色琉璃筒瓦、脊兽，虽在等级上次于黄、绿琉璃，但只有官窑才能烧制，黑瓦红墙更显庄重与华丽。



智化寺智化殿

智化寺更有闻名佛教界的智化寺佛乐。智化寺佛乐系源于宫廷的教坊音乐，是王振倚恃皇宠，于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移入自己的家庙，也产生了在寺内“以艺谋生”的艺僧。智化寺京音乐迄今已有560年历史，与西安城隍庙音乐、开封大相国寺音乐、五台山青黄庙音乐和福建南音一起，同属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音乐。智化寺京音乐保守严格的传承训练方式，通过口传心授方式至今已传承28代，是我国唯一按代传袭的乐种。寺内现存有清康熙年间的曲谱手抄本和明正统年间制造的乐器，而且可以演奏40多个曲牌，堪称“活文物”。据考，作为宫廷音乐的京音乐已经失传，“京音乐”是唐宋以来燕尔中鼓吹教坊的一部分，是我国最古老的音乐之一。

智化寺山门内钟鼓楼左右对峙，经天王殿而进是正殿，内供释迦佛及罗汉20尊；殿前两侧东为大智殿，内供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菩萨像；西侧为轮藏殿，内有转轮藏保存完好。转轮藏系在地藏殿内的一汉白玉须弥座上的八角形木制壁橱，八面都雕有佛龕，浮雕有金翅鸟、龙女、神人、力士、狮子及各种花纹，在顶部中央置有一圆雕佛像，造型美观，构图巧妙，雕刻精美，是一稀有珍贵的明代艺术品。此类转轮藏据说北京只有三个，另两个在雍和宫和颐和园，但后两者皆为清代制品，较智化寺转轮藏晚了几百年。

智化寺内存有世上唯一的，也是自宋代以来开刻佛经的最后一部官刻汉字佛教经版——清乾隆时的《龙藏经》29036块经版的全部，而且1984年在如来殿内供奉的如来本尊佛脏内发现了珍贵的唐、宋古钱等共计80枚，还有9张面额为“一贯”的明代“大明通行宝钞”纸币，系“开光”时放置。《龙藏经》版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完工于清乾隆三年（1738），共历时6年，有刻版29036块，全为上等梨木雕成，佛经1675部，7240卷，6700多万字，是宋太祖赵匡胤敕令刻制的《开宝藏》以后的最后一部官刻经版。另外还在佛脏内发现了元代延祐年间（1314—1320）官版刻印的《大宝积经》第五卷、《陀罗尼集经》第三卷和《大金色孔雀王咒经》，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未见著录的元代官版大藏经，其文物及学术价值不可估量。在如来殿如来本尊的佛脏中还发现有明宣德年间（1426—1435）僧人刺血书写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此套经版曾存于柏林寺，1982年移至智化寺。



智化寺转轮藏

智化寺现设有北京文博交流馆，举行各种文化展出。

普度寺

又称“玛哈噶喇庙”，位于东城区南池子大街内普庆前巷。

普度寺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原为元太乙神坛，明代为南城的洪庆宫旧址一部，原名为皇城东苑，又名“小南城”，占地近一万平方米，是太子居住的地方。清初为摄政王多尔袞的府邸，王邸废除后，由康熙皇帝下令改建为玛哈噶喇庙。清乾隆二十年（1755）又重新葺扩建寺，并于次年赐名为“普度寺”。

据《北京市志稿——宗教志》记载：“普度寺在裹新库北，寺为明小南城旧宫遗址，宫名崇质，明英宗北迁居之，谓之小南城。清顺治初，改为睿亲王府。康熙三十三年（1694），改建嘛哈噶喇庙。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名普度寺。其大殿题曰‘慈济殿’，高宗御书。寺内地基高敞，去地丈余。寺左为黑护法佛殿，内藏铠甲弓矢，皆清摄政睿亲王旧物也。寺内有诺们罕绰尔济呼图克图仓。”

普度寺原来规模十分宏大，现存主要建筑仅有山门殿及大殿。普度寺门前巷口已被修葺一新，整个普度寺位于高台之上，山门殿经过重新翻修，其山门殿的顶瓦为了显现新旧对比，故意修成一半为新修过的绿色，一半为未修过的黄色，以显示新旧瓦片的历史对比，山门殿内现有清代帝王与多尔袞等将军像。

普度寺大殿名为“慈济殿”，殿内原有乾隆题额“觉海慈航”。大殿高大雄伟，为砖木结构，建造在平面呈“凸”字形的汉白玉石须弥座高台之上，黄琉璃筒瓦绿剪边殿顶；大殿面阔九间，进深三间，中五间前出厦，抱厦三间为绿琉璃瓦黄剪边，四周绕以36根檐柱，出



普度寺山门



普度寺山门殿



普度寺慈济殿

檐用三层椽子，山墙与檐墙青砖顺砌，墙下部用绿色六边形琉璃瓦组成几何形花纹。整个大殿形式古拙特异，窗棂低矮，其建筑结构形式罕见。普度寺大殿现被改用作为北京税务博物馆对外开放。

在北京市对普度寺进行抢修过程中发现有一对文物石墩，被园林专家设计为可以喷泉的水井，摆放在寺外园林之中。修缮时还意外发现一结构造型罕见的明代构筑物，该构筑物位于殿内，距地面0.4米，被没有夯实的回填土掩埋着，由12块刻石、砖券、坑内图形等组成，“史籍并已记载，名称、用途均为历史之谜”。

普度寺是由王爷府改建的佛教寺庙，其前身是清朝开国功臣多尔衮的府邸，后先被改建为玛哈噶喇庙，属喇嘛教寺院，又最终形成了“普度寺”。

普度寺是皇家寺庙，系围绕于紫禁城的皇家寺庙之一。



普度寺大殿现为北京税务博物馆

杂谈 —— 多尔衮与普度寺

多尔衮作为为清王朝打下江山，又匆匆逝去的一位开国功臣，其经历也不可不谓之离奇。站在普度寺前，遥想当年某个临近冬日的秋末，多尔衮匆匆挥兵前往木兰围场狩猎，又于关外离奇病死。而不知道在那个月黑风高之夜，当多尔衮的死讯传入这座宅邸时又会引发怎样的变化，当时清廷立足未稳，他的死直接威胁到小皇帝的安危，故才有先立为皇帝先祖的隆重入葬，又在此后不久，当新皇帝稳住局面后的反攻倒算，甚至削职掘坟。多尔衮是可敬而又可佩的将军，没有他就没有清朝的入主关内。但多尔衮的嚣张、与皇帝母后之间的政治利用或是感情关系却又注定了他的晚节不保。作为清朝三大悬案之一的“太后下嫁”一事的主角多尔衮也是历史上颇具争议和悬疑的人物。



普度寺山门殿及高台甬道

如果多尔衮当年未死，清朝又会是怎样，会否出现抢宫逼宫，改立新君的一幕呢？从最终小皇帝没有放过死后的多尔衮来看，皇帝还是十分恨他的。站在普度寺前，有感于古人即使建立了入主关内如此的宏图伟业，到头来也还不是深埋黄土，甚至死后任人宰割，故而得势时切忌嚣张拔扈。“英雄不知百年后”，如果不是这种变故，多尔衮至少也是一位皇帝级的先祖，又何尝会将这一身功名在死后落为一身罪名呢。

普胜寺

位于东城区南河沿路西，现“欧美同学会”会址。



普胜寺

普胜寺始建于清顺治八年（1651），为清代皇家寺院之一，又称“十达子庙”，为清朝初年新建的三大寺庙之一。寺庙于清乾隆九年（1744）和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两次重修。民国初年再次重修并改为“欧美同学会”会址。

《北京市志稿——宗教志》记载：

“普胜寺在裹新库东南，寺基为明南城旧址，寺前沿河尚有城墙根址也。清顺治八年建。清初建三大寺，普胜寺其一也。乾隆九年修，四十一年复修。寺内有碑二，东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撰碑，西

为乾隆九年工部侍郎励宗万撰《重修碑》。民国九年，改为欧美同学会。寺内喇嘛额定十一名，奉命迁移地安门内东板桥火神庙。”

普胜寺与普度寺地理位置相邻，也是离皇宫最近的寺庙，是皇家御用寺庙之一。

现存寺庙多为民国期间修建，有大门、二门、正殿、东西配房等。大门面阔三间，坐西朝东，为黄琉璃筒瓦绿剪边硬山顶式建造；二门面阔三间，从北朝南，前后出廊，门前左右各有一石狮；正殿面阔三间，坐北朝南，为黄琉璃瓦歇山顶单昂五踩斗拱式建筑，前出廊，有月台，三出陛。东西配房各三间，为绿琉璃瓦顶，整个寺院走廊相连。

寺前院原有二大卧碑，带龟趺，高约三米。一块碑为清顺治朝大学士完我撰碑文，一块为清乾隆九年（1744）工部侍郎励宗万撰写的重修寺庙碑文，现两碑于1984年送到真觉（五塔）寺石刻博物馆保存。



佛教供具荷花象征圣洁

佛教文化——六度供物

佛教供具，亦称“供物”，有六种：花、涂香、水、烧香、饭食和灯明，依次表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等“六度”。

雍和宫

位于东城区雍和宫大街28号。



雍和宫牌楼

雍和宫是北京城内规模最大、建筑最豪华的喇嘛庙，也是中原最大的喇嘛庙。明朝时这里曾是太监的官房，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在京城东北的安定门内为皇四子胤禛造了这座富丽的府邸——雍亲王府，28年后这位皇子迁入紫禁城，年号雍正。按规定，皇帝曾住过的地方是“龙潜禁地”，被叫做潜龙邸，且不能随便使用，于是将王府西部大半辟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章嘉呼图克图修行的僧院，东部留作行宫，不久行宫被焚，剩余的一半于清雍正三年

（1725）正式改为雍和宫。

清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暴死于圆明园，乾隆继位，雍和宫成为皇帝停灵之处，并将中路殿宇的绿瓦全部换为黄瓦，以后雍和宫即成为清代皇帝供奉祖先遗影的祭堂。

清乾隆九年（1744），乾隆依照母亲孝圣宪皇后的意思，并征询三世章嘉活佛意见，将雍和宫正式改为喇嘛教庙，成为清政府管理全国喇嘛教事务的中心，并封三世章嘉活佛为“管理京师寺庙扎萨克达喇嘛”、“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乾隆十年（1745）八月，雍和宫改庙初具规模，乾隆皇帝赐寺名“噶丹敬恰林”。

雍和宫坐北朝南，占地45,800平方米，全寺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在南北中轴线长约400米，依次分布着牌楼、昭泰门、雍和门（即天王殿，原为雍亲王府大门）、四体御碑亭、雍和宫（即大雄宝殿，原为雍亲王接待文武官员的银安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和绥成楼等主体建筑。宫东西宽120米，对称分布着众多配殿建筑，主要有讲经殿、密宗殿、数学殿、药师殿、戒坛楼、班禅楼、永康阁、延绥阁等。寺东有假山、水池的跨院太和斋，原是王府花园；永佑殿及其以后的法轮殿、万福阁则是王府的寝居部分，改成寺庙后又增修了钟楼、鼓楼等建筑。

雍和宫有二进主殿，即雍和宫和永佑殿。雍和宫内供有三



雍和宫雍和门



雍和宫牌匾